

网络互动 岂能替代人际交往

沈柄

时下,青壮年是网络世界的主力军,在网络运用能力方面,祖辈逊于孙辈也是普遍的现象。我的13岁外孙玩起电脑得心应手,游戏常更新,网友日渐多。鉴于外孙性格内向,羞于与人交往,我提醒女儿:“别让孩子沉湎于网络,还是要把他推向社会,增进人际交往的能力。”

毋庸置疑,互联网已深度融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,不可或缺。据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(CNNIC)发布的第45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称:截至3月28日,我国网民规模为9.04亿;手机网民规模为8.97亿,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.3%。在我国网民群体中,20-39岁占比近半,且有低龄化趋势。

网络的普及,不只是带来了信息的多元化、便捷化,还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无障碍的“快车道”,用一种在线的“中介式”互动来传递声音、宣泄情感、表达思想、寻求支持。但这种貌似“亲密”的新型关系终究是一种虚拟世界,不发声的“对话”,不谋面的“交流”,难免会产生线上和线下身份转换的模糊感、新的时空紧张感和人际关系的焦虑感。恰如美国社会学家雪莉·特克尔在《群体性孤独》一书中所言:“人们发短信、发邮件、上社交网站、玩电子游戏,从形式上看,人际沟通似乎更轻松、更密切,但实际上却使人更焦虑、更孤单。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沟通的便利性也在降低互动的价值。”

无论是社会精英,还是升斗小民,总得活在人情世故之中,都会在面对面的交往中学会处理各类矛盾、建立多元情感、培养健康心智。在同样的机遇面前,有人脱颖而出,有人寂寂无名,有人半道折翼,除了天赋、才华、能力的差别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因素外,我认为一个人能否将自己的人际关系转化为助力至关重要。每个人都不可能虚拟世界里凭空成长,他总是在自己所构建的人际网络中一点点前行,寻求突破。人际资源的获取、提升和重组,光凭“网络互动”是难以奏效的。

人际交往很注重语境。爱德华·霍尔在《超越文化》一书中提出了“高低语境”的概念。“高语境”是指,在交往过程中,主要是依靠语言交流的场合而不是语言交流本身。“高语境”交流过程中,表情、动作,乃至眼神都属于交流的内容,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体悟。而“网络互动”,仅停留在单纯文字、图片的来往传递,有的甚至连真实姓名、性别、职业等一无所知,就频繁互动起来,这只能是处于“低语境”层面的交往,其结果事倍功半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“网络互动”不能替代人际交往,因为它忽视了人的心理因素。一般来说,每个人都需要“关系”,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,他才能敞开心扉,认识和淬炼自己的内心。人的成长不只是生理年龄的增长,更是心理上的成熟,并由此促进自己在社会上关系模式的展开。倘若缺失这一点,那是心智不全的表征。当然,我们只是要降低对“网络互动”的过高期待和过度依赖,更多地寻求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,保持对他人的真正好奇和关爱,以适应当下电子时代所亟需具备的生存能力。

驾校师傅都是虐人的狠角色。二十年前,小路考前的训练课,轮到了大师姐。看着她的车子发抖着起步,大家都捏了一把汗。上桥,开始三联动程序,停下,再起步。突然车子斜着倒退了一米多,典型的失控溜车。这记师傅真是光火了,他拉开车门就骂:“依去死吧,依考得出小路考,我名字颠倒写。”正驾驶座上“大师姐”顿时鼻涕眼泪狂飙:“依一直骂我,我要投诉你。”“依去讲好了,依送我的一包中华,一斤法国糖,我老早就上交了,一开始就晓得依不是好人。”师傅与大师姐在桥头吵得一天世界。看到这副样子,只好由我这个“大师兄”出面了。

“算了算了,自家人的事情,我们内部解决,先吃饭。”师傅四十出头,算是上海弄堂内俊俏的小白脸。这种脸相,一喝酒一吵架,头颈里血管根根爆凸。我马上发了一根香烟给他,拖他走进小饭馆。

当了大家面,师傅继续发嗔:“依晓得哦?这个女的,马上要退休,伊拉男的是大学校长。伊讲,现在社会风气乱,酒席台子上小姑娘多,会花老板吃酒上床的。伊想学会了开车,就可以陪自家先生一道去吃饭,小姑娘们就不敢乱说乱动。人家送的礼也好好好,

在纪念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百年诞辰的日子里,我又一次来到华山路,瞻仰了被称为“小白楼”的白杨的寓所,缅怀这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。

小白楼容貌依旧,垫居一方默默地审视着人间沧桑。这座西式建筑,在华屋豪宅摩肩接踵的华山路,并不十分显眼,但白杨寓所的特定制式给了它蒙上了些许神秘色彩,白色素净的外观则凸

显了它的与众不同,融合了主人淡泊雅致的情怀。阳光下我沿着围墙边来回走了几遍,仿佛一位过客在寻觅曾经失落的什么。虽然大门紧闭,但是我透过高高的围墙和斑驳的树影,仿佛能看到白杨老师的身姿,听到那委婉而亲切的声音。犹如一阵春风,掀开了我记忆的序幕。

年轻时,出于对电影的向往和对电影明星的崇拜,总会产生一些奇妙的想法。在得知华山路的小

出租车费也可省了。”

“依讲伊憨哦?伊拉男的,会让伊一道去吃饭吗?伊拉男的办法,认得我们队长,队长就特为拿伊安排在我的班上,今朝搭我翻毛腔了!”大家笑煞了。

劝架么,总要先捂住一头。我叫老板娘拿两瓶啤酒来。“师傅,依先消消气,领导将这么重要客户交给依,依应该把生活做好吧?依越骂,伊越慌,更加要闯祸了。”

师傅端上酒杯,掷地有声地说:“以后我们这车就由大师兄负责了!”呵呵,明明是把伊放到火上烤嘛。我一激灵,马上跟了一句:“那群众的呼声,师傅要听的,好哦?”众人都开始坏笑着鼓掌。与其看我怎么出招,不如说看我怎么出洋相。

师傅拿筷子戳着门外:“这种女人手脚木得像乡下人,叫伊踏刹车,伊还在离合器上,差一点翻车。让伊哭死,直到识相为止。伊这副样子开车子,出去就是马路杀手!”众徒弟都点头称是。

“师傅,依现在的主要矛盾是,把伊教会,让依戳气的人,在第一时间离开,何必耍斗气呢?”

“那伊学出去,上路闯了祸,

不是寻死吗?” “师傅,依又不是交通警察,依先要解决面前的烫手山芋。”师傅眼睛血红地瞪着我。只见众徒弟齐声地对我说:“依讲,哪能办?”我想放点噱头,又担心师傅

听不懂,就从西装内袋中掏出了中华烟,给师傅点上。“师傅,谁是我们的敌人,谁是我们的

朋友,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我知道师傅是当过兵的,这个话他听得懂。“师傅,考官才是我们的‘敌人’,只要明天小路考都通过了,什么矛盾都解决了。”师傅开始尴尬地笑了:“依讲,要我啥?”

“师傅,我要依放记软档,去给大师姐道歉。”大家都奇怪地望着我,有点西边出太阳的感觉。“第一,让大师姐来吃饭,避免人家看笑话;第二,今天收工,我们一起向领导报告,是师傅主动向徒弟道歉,属于天底下从来没有过的高风亮节;第三,依跟大师姐说,明天小路考,今天师傅不管花多少时间,一定耐心指导,大师姐如果技术不过关,我就不下班;第四,伊考出驾照,你拿到200元奖金,从此大家路管路桥管桥,这不

是双赢吗?”

这记,师傅开始头晕了,从来没有驾校师傅先放软档的。这些团队管理、心理学的东西,对他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。在大家七嘴八舌地补充解释下,师傅开始明白了逆向思维的好处了。

我说:“师傅给我面子。”于是全体学员起哄着,看着师傅涨红的脸上,吐出了一辈子没讲过的软话:“大师姐,我们是同一条壕里的战友,考官才是我们的‘敌人’,我们要共同对‘敌’。今朝的事体是我不好,请你原谅。”这记大师姐弄不清今天是刮什么风了。当天的训练就照师傅说的做了。第二天小路考,大师姐竟然通过了。

最后的“庆功宴”上,师傅居然先给我敬酒。我赶忙起立:“师傅,不能坏规矩,必须徒弟先敬师傅的!”师傅嬉皮笑脸地回答:“出来混,要学会放软档。”哈哈哈哈哈,全桌情绪被点燃了,“放软档”成了当晚的主题词。

临结束,师傅晃悠悠地勾住我:“大师兄,我老婆要我经常向你讨教,依讲这几天,可以买哪只股票?”这记我真的僵掉了……

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,无论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革。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艺术,亦产生了重大的变化。王震个人的经历,正是两个时代交汇变迁的反映。他在艺坛的活动,恰恰是海上画派发展的推动力;而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及贡献,更是近代中国艺术史不容忽视的一部分。

王震(1867-1938),字一亭,自号梅华馆主和海云楼主;40岁后,又以白龙山人号为;笃信佛教后,又名觉器,字苦行头陀;早年曾任商务买办,同盟会,资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,为上海商界名人;一生虔信佛教,为近代上海著名居士,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,连任上海居士林副林长、林长,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,并积极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;诗画方面的著作传世甚多;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,后与任颐、吴昌硕友善;能画人物、花鸟、山水、花卉,尤擅佛像。

这副《行书六言联》(见左图)是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之一。作品规格:133cm×33cm×2。释文:布施不住于相,如来悉知是人。意思就是不把自己的布施当回事,施的时候心中无我、无有,不求回报,其实是全部了解这个人的。它表达了王震当时写这副对联时的境界。款识:集金刚经偈语、王震;钤印:放下便是、王震长寿、一亭六十以后作。此作为他笃信佛教之后所创,取佛典经义,劝人为善,以偈语入联。其行书初学沈石田、文徵明,遥得襄阳、山谷清劲道美之美,后法颜真卿《祭侄稿》,参用缶庐,汇入篆隶笔意,于急速的运笔中形成斜冲的冲击感,通篇如排山倒海,气势夺人。整体观之,给人感觉是庄严慈祥,超尘绝俗,八面生风,绵绵不绝。

王震的书画作品表现领域颇为广泛,无论花鸟、人物、佛像、山水还是动物,均为写意粗笔的风貌,草草点染,深具奔放淋漓之概,以神取胜,非以精雕细刻为本,在艺坛中不愧为别开蹊径。他的书法也和他的绘画一样,走的都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轨迹,无疑是成功的。王震以极大的胆量和魄力,以独特的技法 and 风貌出现在海派艺坛,应该说他付出了艰辛和努力,他对艺术事业是勤奋的、执著的。他的特点是能够广取博收,不以一家一法为满足,不断进取,勇于向新的高峰攀登。这种精神,值得我们学习和称道。

祥宽厚的模样,问这问那。像前,心头像被无数小虫咬啮:“白杨老师,我多想再和你喝茶聊天!”……

1996年的9月19日那天晚上,电视机里正在播放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其中的画面一下子攫取了我的心,我又一次领略了白杨老师的精湛演技。我深切地感受到,白杨老师的生命已经熔铸在这些作品中,作品在,白杨就不会离开我们。



叔、楼上阿姨股让我尊敬和亲近。

我向白杨老师坦陈了几次想撼小白楼门铃的冲动。善解人意的白杨老师笑笑说:“你怎么不撼?”我摇摇头。没想到,回国后不久,白杨老师真的邀请我去她家做客,我激动得像个孩子似的。

然而,第一次走进这座神秘的小楼,我却没有太多的惊喜,因为眼前的一切,没有想象中的奢华和精致,除了被花草渲染出勃勃生机的花园别具一格外,屋子里的摆设既不华丽也不贵重,普普通通简简单单,唯有那些线条清晰,浓淡适宜的字画和工艺品,相得益彰,使整个空间呈现出淡雅的色彩,氤氲着温馨的氛围。我陪她坐在阳光下,品着茶,喝着咖啡,吃着点心和水果,聊着天……

第二次走进小白楼,是1994年。那一次我的心情是沉重的。因为我将面临的是脑中风后的白杨老师。不过,当坐在轮椅上的白杨老师出现在我面前时,我竟然有点惊喜,因为病魔没有夺去她的神采,也没能掠走她的笑容。尽管她的动作不那么协调,话语也不那么利索,但她还是那么热情豁达,亲切地招呼着我,一副长者慈

小白楼

许朋乐

白楼是白杨的家后,每次路过小白楼时就会有撼门铃的冲动。这是一种奢望。尽管我们都在上影,但白杨老师名气响,威望高,是万人仰望的大明星,是电影厂的晚生后辈,一个个小小的编辑,能经常见到她,就是我的骄傲,足以让那些喜欢电影的影迷惊叹不已,羡慕极了。

七夕会

换骨,简直不认识了。”而父母都开心地笑着,母亲的红羽绒服与我的绿丝袜在照片中互为映衬,照片色彩神情都极佳。我的第三件绿真丝衣服,是大四在北京做的双绉长袖衬衣。成都买的衣料,拿到学院附近的裁缝店做的。那裁缝满手泥,胡子拉碴,没想到做的衣服特别有档次,就像商店里卖的高级成衣。这件绿丝衬衣,我一直穿回家乡成都,配上不同的裙子,简直百搭。我穿着它,下一顶绿色荷叶边花布裙,头戴一打着绿绸蝴蝶结的草帽,与校友骑车穿梭在成都大街小巷。我们去包家巷吃罗肥涮羊肉,去体育馆看美国杨百翰大学舞蹈表演,去太平洋商店六楼吃红豆刨冰,去某个僻静的小楼听古琴……而那时,电视行业方兴未艾,同事们个个意气风发,创意百出,效益极好。我那个几年的回忆里,全是这件绿丝衬衣,这可正应对了绿的花语:青春、活力、清新。关于绿真丝的回亿,满满都是快乐开心美好的日子和人事。人生就是这样,留下美好的记忆,轻装前行。

绿真丝

苑丛梅

家乡省电视台文艺部实习。平日在台里帮忙干活,周日就乐此不疲逛大街。一日,在百货大楼成堆的服装里,发现一件绿缎真丝棉袄。翠绿素缎的面料,中长款式,上下共有四个装饰性口袋,腰间一根松松的腰带。薄薄软软的丝绵里子,穿上身宽松、轻巧、暖和。我把父亲拉到柜台前,将棉袄试穿给他看,父亲二话没说,



“你最喜欢什么颜色?”闺蜜问我。望望头顶的核桃林,我说:“绿色。”

真的,我确实喜欢绿色,原来这样,现在也是。清新、活力、养眼,就像每个人的青春——这是我赋予绿的花语。整个大学时代,我拥有三件绿色真丝衣服。

第一件是条绿底黑圆点的真丝花缀连衣裙。大学二年级时,我决定为自己买条真丝连衣裙,逛遍了东四商业街和王府井服装店,终于在东安市场寻觅到了它。深绿的底色,硬而一样大的黑点,泡泡短袖,柔软、轻巧、凉快。为淘到它。我脚都磨出了血泡。穿上身,与室友走在校园里,对面突然冒出一人,原来是本系高两届的希平姐,她激动地冲着我大喊:“丛梅,好漂亮!”我推测,大概是那阳肤白唇红,身材凹凸有致,与绿色真丝连衣裙相搭,比较养眼一点吧。从小到大,还没人这么直接地夸赞过我,那年正好19岁。

大学三年级,我在

时尚